



東漢文鑑卷之八

安帝朝

上太后乞崇儒學

樊准

本傳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上疏云云太后深納其言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
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
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度政萬
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籍每饗射禮畢正坐
自講諸儒並听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嬰相之事誠不

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邢承宮等
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
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書
皤良士步何每讌會則論難行行共求政化循循和
反華首白首也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也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
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求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
論浮麗忘蹇也之忠習談談之辭談論言文吏則去法

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
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龍進儒雅有
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
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如此則延頸者日
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

論天災當應以儉節

樊準

臣聞之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五行春秋穀梁

出本傳時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被飢困準上疏云云太后從之

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不造也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太官掌御膳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作刀劍籞者於池苑中以竹為禁籞也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作謂營作也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年號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為寇遣鄧騭等討之東州謂冀兗州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不受封爵

鄧騭等

本傳騭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末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惺兼侯弘西平侯閭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等辭讓上疏自陳云云太后不聽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後為乳母王聖誣執不食而死

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

慮授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
 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
 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上官安退自惟念不寒
 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惧之情常
 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
 恩下完性分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
 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乞優容激切之言

陳忠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

本傳災異詔百僚各上封事忠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云云

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愛
 盜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
 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
 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
 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
 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雉鼎推宋景之誠引咎克
 躬諮訪群吏言事者社稷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土
 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
 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
 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肯覽持

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論任尚書大重

陳忠

本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青變外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因舊躰上疏諫云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興舊事亦相所請靡有不听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襲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罷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翟方進也故知是非

之分較然有歸矣

薦劉愷復上公

陳忠

出愷傳愷為司徒永寧元年罷歸帝始親政事忠上疏薦愷云云拜太尉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祿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亭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馱衆望

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

本傳安帝時詔大臣行三年喪祝詛等以為
孝文光武之制不可改忠上疏云云宦豎不
便竟寢
忠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
曰執之罄矣惓惓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

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

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有親喪中建武之初新承大亂

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

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

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
下之本也其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
郡國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
匡衡羣玄成

定送毀郊
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群雍
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語大臣
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

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

論水災為伯榮

陳忠

本傳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未甘陵而伯榮負完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百姓騷動忠上疏云云書奏不省

臣聞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充豫蝗

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

孝德皇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

至孝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摧翁赫震動郡縣王侯

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伯榮阿母伯榮之威重於

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備乾元也正乾剛之位職事臣細皆任賢能

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元帝時以政事恐天子純用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諸崇之詬鄭崇哀帝時為尚書趙昌公卿大臣得無朱

博阿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外屬

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時鳳為大將軍商為丞

事商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逼上

臣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霽止

乞增立捕盜法

陳忠

本傳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上疏云云飾匿謂文飾隱匿也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
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
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而
頃者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
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迹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
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宜糾

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

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

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

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

寬驚懼奸慝

乞救敦煌議

陳忠

出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

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

寇鈇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

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

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柳中西西如又州縣也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云云帝納之乃以班勇起之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車師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於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弊糜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朽空虛筭至舟車賞及

六畜夫豈不懷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牧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度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出本傳求初元年西域反叛因罷都護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屯伊吾車師鄯善王皆來降後北單于攻沒班曹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議曰云云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威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悉亂西域復絕鄯

善車師思樂事漢其路無從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天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臣以為不可許今宜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瞻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皇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漢之外孫若出屯樓蘭足以

招附其心愚以為便

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書閉之愒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

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今若拒絕執必北屬夷虜拜力以寇拜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論伐羌不如恤民

龐參

本傳永初元年先零反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徙中使其子俊上書云云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納其言召拜謁者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

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耒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西振旅晉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入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與鄧隲書棄西域

龐參

本傳末初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隲云云公卿以國

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徭賦役為損日滋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姓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裨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也立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

東漢文選 卷之八
君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
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也

救龐參何僅

馬融

出龐參傳元初二年光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七千人擊之參於道為羌
所敗徵下獄融上
書云云救參等

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
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獻之姿抑
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赴
赴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
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人度遼將

軍梁愷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間在北道軍于降服今皆
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
孟明親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士
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

上廣成頌

馬融

出本傳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為
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從橫融
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
廢初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廣成苑在
今汝州其辭云云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夏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允運謂地震大也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鞞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鞞以藏箭

橐以藏弓音要高偃休伯謂師期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

常金華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

越可略聞且區上之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園盛春秋之

苗詩詠囿章

韓詩曰東有囿章

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

宅茲天邑揔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

郊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驥駟之

玄龍陽朔十月朔踰鏐彫鏐也曳長庚之飛鬣載日月

之大常警所交反即旌旗獲招搖與玄戈注狂矢於天

狼四星名屯田車於平原播司徒於高岡清氣竦掃野

場警六師搜雋良司徒勤卒司馬平行周禮曰司徒若

于司馬戎則受法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公刀反鼓

撞標匹效狡課才勁勇程氣徇馬角逐鷹鷂競驚驍騎

旁佐輕車橫厲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殺丁外受音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豫忍也禽不得警必例反於

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

班禽淤與餅賜犒功山壘常滿夏后氏房姐無空周以

並鏗鏗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

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裔東鄰浮臣海而入享西旅

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秋屬象背而來

同通言語之古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

帝王之所以矚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

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繁虞之佃

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

采清原晉蒐于嘉岐陽成有政登俊樂命賢良舉淹滯

拔幽荒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漢日曜昴俎耳听康衢營

東漢文鑑卷之八終

傳說於胥靡傳說代胥靡刑人桀於傅巖

求伊尹於有厨負鼎

索膠

南於魚鹽所窳戚於大車

戚飯牛擊車輻而歌俾之

昌言而宏議

軼越三家也

三皇

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群瑞遂棲鳳

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雉堯之珍羽受王母之白

環

雉堯氏來貢沒羽西王母獻白環

求道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

造化於后土參禪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魏七而

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求延禮樂既闕苦穴及正也

北轅反旆至自新城昔伊闕及洛京

東漢文鑑卷之八終

東漢文鑑卷之九

安帝朝

論盛夏斷獄

魯恭

本傳初和帝未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云詩云

臣伏見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无十五年以來用

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

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

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煩擾郡縣廉考

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

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謂其輕罪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斷獄盡冬月議

魯恭

本傳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輪者至多較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奏

云云後卒施行

易曰潛龍勿用

乾卦

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

用事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

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

前書註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為周

十一月建子為正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三曰人統謂夏十二月建寅為正

其承天心

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

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

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

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象詞

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

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報因謂奏請報決也

謝貧死刑

張俊

出袁敞傳元初三年敞為司空坐于與尚書即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自殺俊下

獄當死臨行刑鄧太后詔以減死論俊假各上書謝云云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
歐反一口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
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
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樽起見白日天地父
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
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
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

論外戚擅用威權

霍璜

本傳帝始親政事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間
顯等並用威權璜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省而
外戚寵臣
咸畏惡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實憲鄧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
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
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華功均造化漢元
以來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
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
權外假端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
於澤誰能不舍春秋保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
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

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拆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弥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消豐年可招矣

論阿母緣恩放恣

楊震

本傳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云云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粹充庭阿母主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涇之勒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杜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韓國詩曰
婉兮變兮
留神萬機

東漢文選 卷之九
誠慎拜爵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與
於今也刺亂勞止不怨於下人勞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
不休哉

潛夫論五篇

王符

本傳和安之後世務溇官而符取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貴忠篇

天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
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
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

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

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况貪天功為已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

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謂唐虞夏商周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

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

專杖殺代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

以為忠天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失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

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

知反而厚大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迺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時李牧為韓舍所請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集其上泉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管子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巧哉

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儲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郡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一夫耕百人食之一掃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
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
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
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
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
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亡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
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采用合為或以游博持掩
為事傳謂大傳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

坐食嘉穀消捐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
漏卮皆所宜禁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烏韋帶而今
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戶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今
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者墓而不墳
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
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
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
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
縷玉匣擗梓梗栴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
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鄣畢之陵南城之冢畢文

王葬也南越山
曾子父葬也
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
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灵公多賦
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
不臣况於群司士庶乃可僭王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也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諺苑曰十步之澤必有

有芳草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朝廷之清明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
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儻是以朋黨用

私皆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慮

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鑒察其狀則德

作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

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

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

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

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

以石洗金以塩

詩曰宅山之石可以改玉今之

益水濯錦以

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今使

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

衣於

出處語默各

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賈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并水之間有羲和之國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帝始生日月者也迺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迺上暗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度則富之既富迺教之是

故禮義生於富足竊盜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

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豫省徭

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

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比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

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

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庭者相續道路非朝舖不得通

非意氣不得見舖謂日加申時也今為舖字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

或轉請鄰里饋粮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

乎孔子曰听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林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執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執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續赦續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

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
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
見讎而不得計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
狼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貴
威姦懲惡除人害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
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
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
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桎
夕還囹圄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
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額哉第五論者曰久不赦

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青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
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乞論述太后德政

劉毅

鄧太后紀元初五年毅以太后多德政歌令早有注記上書云云帝從之

臣聞易載義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
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
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姬比跡任姒虞姬舜妻任文母孝
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逃正位
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
參之人譽授立陛下為天下王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

遭水潦東州飢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
羣下損膳解驂以瞻黎苗苗衆也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

已引愆顯搜側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
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

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允塞宇宙洪澤
豐沛漫衍八方革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

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
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

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
負洪水大旱之責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

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

周室三母脩行佐德思不踰閔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

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

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勅勳金石以崇陛下

蒸蒸之孝

女誠七篇

班昭

出本傳昭以為男能自謀矣但傷諸女方當
適人而不漸訓誨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作
女誠七篇各寫一通庶有補益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卧之牀

東漢文選 卷之九
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
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
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閔
睢之義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今徒
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以書
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禮八歲
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
為貴女以弱為美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敬非它
持久之謂也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
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
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
則侮夫之心生矣由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

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由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言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求畢失意一人是謂求訖固莫若專心正色耳無塗听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听陟輪不定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妖冶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東漢文鑑卷之九
曲從第六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矣是爭分曲直此所謂曲從矣女憲曰婦如影響焉可不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戚否譽毀一由叔妹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斯二者足以和矣

東漢文鑑卷之九終

